

從梁振英競選特首說起 -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理想

關品方(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發生在港大校園內的警力侵權事件，孤立來看只是小事一樁，但由於當天李克強副總理受到疑似過度捧殺的接待，引發港大校方有依附權貴的嫌疑，社會上羣情洶湧，議論紛紛。當天莊嚴壯觀的庆典，落得灰黯的結果，令人扼腕。

凡事皆有其前因後果，事件的發生，表面而言，有行政安排上的誤謬和錯漏，深層而言，其背後同時潛藏立校原則有否被忘卻甚至被背叛的疑惑，亟需及時檢討。港大應對其<< **筲路藍縷，百載傳承**>>的轉折作出反思，力爭實事求是，檢討失誤，探索將來。

筆者認為，港大不單只是香港的一所大學，它是一所建基在香港的，具有國際視野的，在國際上有崇高地位的大學，港大為香港和中國甚至全人類而立，在社會進步，民族自強，國家發展和在全球範圍內追求知識的道路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目前事件尚未完全解決。社會還在期待港大校方能夠對日後的做法有一個清楚的交代。校方應表明，待調查報告發表後，將會深刻檢討此事，為將來建立制度，日後有類似的活動時，一定會避免重犯錯誤。校方要強調願景，抱負及歷史任務，要有引領港大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高姿態，同時勉勵學生努力貫徹，不負時代的呼喚。平心而論，相對不少外國警察的維序行動的尺度而言，香港警察表現一貫克制，我們實在不宜對八月十八日的事件上綱上線，過度地渲染指責。問題的

核心是，這樁事件引起了人們對港大校方有沒有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某些重大的立校原則問題的懷疑。際此立校一百週年的歷史時刻，校方應把壞事變成好事，開展一場有關立校宗旨和原則的辯論。

百年老校，一路上是怎樣走過來的？像筆者這一類港大校友們，那些年一起追求的理想，都是些甚麼內容？今後百年，港大要追求的理想，又應是些甚麼東西？

那些年，我們發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反對奴化教育。我們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那些年，我們參與校務，訪貧問苦，義務勞動，關心社會，認識祖國。我們反對貪污，反對剝削，反對一切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那些年，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霸權和侵略，反對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

當年港大校方不但沒有阻止或干涉我們的言論和行動，在某程度上甚至有點縱容和默許。

一百年前，港大成立。為中國而立。重點在傳播自然科學，應用技術和專業知識。當年的英國政府，不讓在港大傳播社會科學，政治理論和意識形態。港大要培育的，是發揮殖民地功能的管理層，不反建制。

經過六十年的滄海桑田，神州大地之上，迎來共產主義狂飆，理想主義氾濫，民族意識抬頭，階級抗爭激烈，勞動奉獻光榮。

當年我們一起追的理想，除了自五四運動以來一貫提倡的科學，民主，自由，平等之外，還有民族覺醒和社會參與。

再又經過四十年的風雲變幻，神州大地之上，迎來資本主義狂飆，理想主義陷落，自利意識氾濫，金權緊密結盟，價值觀念缺失。

建校一百年後的今天，港大使命，何去何從？今天，八零後九零後的年輕人一起追的理想，應該是些甚麼？

今天的年輕人一起追的理想，除了科學，民主，自由，平等之外，更是信仰和價值，是道義，尊嚴，誠信和博愛，是擁抱將來的道德勇氣，是改變將來的文明創造，是追求真理和睿智的格物致知，是多元，包容，開放，人文，敢言和承擔的精神。一句話，還是離不開港大明德格物的校訓。港大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要獨立思考，自由意志，懂得自我批判和反省，自我矯正和改善，開放包容，正直敢言；互助友愛，同理同情，校企結合，人權法治，既維護公民的權利，同時不忘對社會的責任；要國際互動，文化融和，追求真理，不斷檢討和優化社會發展模式，把迷失掉的義理人情和傳統價值重新拾回，搭建公益平台，通過義工及社企發揚光大；要捍衛和鞏固人類的普世價值。這些都要具體落實到通識教育裡面去。要價值創建，道德重整。

爲了香港的核心價值。爲了國家的繁榮富強。爲了人類的持續發展。港大何不以百年老根，在新的土壤上，培育今後百年的幼苗；在新的門牆內，堅持今後百年的理想？

筆者好想告訴八零後九零後的年輕人們，告訴你們，當年處於<<火紅年代>>的我們，沒有忘記怎樣受席捲全球的反越戰運動影響。由於國內紅衛兵運動的衝擊，七十年代的香港衍生出反殖的浪潮，對建制作出批判的反思。從「極左」的不斷革命論及無政府主義到溫和的社會改良主義，吸引大批大專學生投身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集會結社、遊學辦報，不一而足，進而爲了尋找民族文化的根源而提出「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行動綱領，前後凡十年。不少現時已六十出頭當年的大學生，或多或少都參加過當年的「學潮」，有共同的集體記憶。那段歷史反映了時代遞嬗脈搏的躍動，象徵了現代公民社會的啓蒙。當年的思想和精神，是獨立和自由。對年輕人的追求和熱忱，社會人士〔特別是大學領導，執政者和當權者〕應採包容、諒解及團結的態度，予以引導、開解和啓迪，并使之納入正軌，同時反思

當政的容或不足之處。這是人類世代興替的代謝精髓，也是當代開明政治的人本要求。時代的洪流不斷向前。世界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永遠是屬於年青一代的。

歷史的發展就是如此吊詭，游走在意識形態的兩極之間。過去有這樣一種說法：三十歲以前不嚮往共產主義的人不足觀。三十歲以後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不足畏。隨著年華老去，理想褪色，鏟角消磨；兜兜轉轉，我們這輩人又回到原來的起點，重拾對信念的期許，不失當年赤子之心。今後或有另一種說法：六十歲以前不認同資本主義的人不足道。六十歲以後仍迷信資本主義的人不足稱。當年的港英殖民地政府政治部，一方面雖然煞有介事地列出他們認為要警惕的年青一代「危險人物」，認為他們極端激進，需對他們嚴加監控；另一方面仍清醒地理解到，他們本質上是社會的改革先行者，由於社會歷練及人生經驗不足，對時代發展的趨勢有超前趕進的思維，當時或不為世用，但如因勢利導，今天反政府、反建制的年青人，明天可以成為社會的棟樑、國家的領袖。二十一世紀到臨，世界形勢瞬息萬變，國際間爭奪資源愈發激烈，金融體制和市場的缺失造成貧富懸殊，既患寡又患不均，建制有欠監控，權力有欠制衡，物慾讓人們崇拜市場，信用令人們過度消費，軍備競賽苗頭再起，恐怖行動未見舒緩，而地區戰爭從未停頓。展望未來，年輕人引以為憂，真是理所當然。因此，我們對年青人的「偏激」言論和求變行為，確實宜把眼界放長遠一點，對他們耐心一點、愛護一點、容忍一點，不可一棍子打死，或過早地斷定對錯，以至扼殺了社會上要求革新的革命激情，妨礙了對時代有渴求的容或過於理想主義的，新興的但有可能代表時代前進方向的前瞻力量。

七十年代的大專學生，大多草根階層出身，如今不少早已成為成功人士，或者在學術界嶄露頭角，或者在工商界業有所成，甚至有些在政經界已有相當位績。也有少數投入左派陣營，各有際遇，各領風騷。**不問他們當時「激進」的程度，他們都曾被學潮沖擊過，接受過時代洪流的洗禮，站穩廣大市民的立場，維護基層群眾的利益。這無疑是香港特有的歷史現象。從六七年到七六年，前後十個年頭，筆者少說也可列出近百個對時代有期盼的、有理想的當年「戰友」。就中不**

但有政經工商社學各界的翹楚，將來或許更有出任特首的傑出人物。他們的冒升，九七回歸和中國崛起固然是兩大主因，更關乎個人命運、性格、才能、際遇和機緣。歷史的必然和個別的偶然，交織寫下香港傳奇的篇章。他們大都各有歷練，多年來各奔前程。不少散處世界各地，也有不少多年後又重聚香江。他們彼此之間曾有過深刻的交往，或曾徹夜不眠雄辯滔滔，或曾聯袂出遊，踏遍祖國大地以至歐美亞非拉。

筆者曾於七二年代表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出席在印度孟買召開的第二屆亞洲學生協會周年大會。首先乘飛機輾轉經仰光抵加爾各答。由於自籌經費不足，坐最便宜的慢速硬座長途火車，經四十四小時的旅程，停數十個站頭繞道新德里去孟買。時值印度與巴基斯坦剛打完一場浴血戰爭，途中滿目瘡痍，而人民顛沛流離，困頓無依、哀鴻遍野。筆者緬懷當年情，一路上期盼譙樓初鼓，定天下安民心，祈當政者以萬物蒼生及黎民百姓為念，願士兵都能解甲歸田，言笑晏如。大地美好，我們年輕；毋負風華正茂、結伴同遊、為天下憂、嫉惡如仇的好時年。今番回思前事，壯懷不減，無怨無悔；至今仍激盪著筆者以人民赤子之心為心的良好願望與及對祖國繁榮富強未來的浪漫憧憬。

謹以此文和今天的年輕人共勉。

(筆者是港大一九七三年畢業生，七一年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外務副會長，七二年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七三年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主席，第二屆亞洲學生協會周年大會香港代表團成員。當年被香港政府政治部列為學界十大危險人物之一。)